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二

明 澠王寶子循纂

東漢

董宣陳畱圉人也建武初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奴驂乘宣於夏門亭伺見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入宮泣訴帝大怒召宣至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令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

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顧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乃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卒遣使者視之惟布被覆尸妻子哭家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已帝嘆息賜賻以大夫葬禮焉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

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之生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

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贓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吏劾之吉到詔獄但勑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徐問以情實君若無贓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

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怨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任州郡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郡部亭長有受人酒肉遺者府下記案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也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有男子孫常與弟並分父產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後追討直作券取其田並兒長大訟之掾史議曰並兒

遭饑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也意獨日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忘義請奪常田畀並妻子從之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河內冬寒徒病不能行意輒移所過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持謂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如是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聽自行恣所欲過毋苛留然徒皆如期至無有違者除瑕丘令有吏盜公府錢意廉得不忍加刑與告長休吏父聞設酒謂吏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

行誅子罪命也今飲藥而死遷堂邑令縣人防廣
爲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歸
家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人自我遣不汝累也廣
歛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減死顯宗即位爲尚
書時交阯守張恢坐贓徵伏法簿其財賄班羣臣
意得珠璣委之地不拜賜帝問之對曰臣聞盜泉
之水孔子忍渴勝母之門曾參回車何也惡其名
也贓爲物穢臣不敢拜賜帝嗟嘆更賜以庫錢作
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笞之意入叩頭曰過
誤人所時有若以爲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

臣當坐前解衣就格帝意解貰
趙憙南陽宛人也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懷
大姓李子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憙下
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
王良疾病帝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今
法抵死懷令趙憙欲法之乞哀全其命帝曰吏奉
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悲傷
其意貸子春而遷憙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斬其
渠師餘黨數千人當坐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
徙京師近郡實幾輔且廣上恩從之乃悉移置潁

月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
百姓歌焉
朱暉為臨淮大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斷獄諸以義
梨報怨犯律者為求其情理多得生汙穢不義者
立僵仆之吏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民懷其惠
寒朗字伯奇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
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伯奇心

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等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持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失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
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
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
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
囚徒理出千餘人天爲立雨會稽太守尹興有時
名名著楚籍中徵詣廷尉獄郡曹掾陸續主簿梁
宏勳從考備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

師覘之獄事急無緣與續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
之續見考辭色慷慨惟見食對之泣悲不自勝使
者怪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怒以獄
吏卒通內外召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
故知來耳使者曰鈞食何自知母調乎續曰母截
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
舍續母果來陰嘉之乃具上其事天子感與赦焉
永平民有女幼歸於婿婿殺之以誣人吏以故殺妻
誣賴論縣令張守之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
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

同常人以未成婦也宜諭如常人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

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寃抑奈何顧身謀坐視數千人寃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周紆下邳徐人爲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厭之紆聞走死人所熟視呫囁若與語者徐察視口耳眼中有稻芒乃密

問門者曰適誰載藁入府寺門者對曰廷掾又問鈴下外頗有疑相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即收掾考具服實不殺人取道邊死人爲厭厭勝耳論如法人後莫敢欺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大怒駡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誰當知此責某儒乎於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酺雖儒者而性剛斷出守東郡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贓猶不至死

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翟義起兵攻王莽守節戰死者也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嘆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元和二年章帝東巡先備弟子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渥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

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毆人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權貴羣臣阿附唯恐

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陳臨字子然嘗爲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爲
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
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
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
果符所祝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
理人以德化俗時宅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
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
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
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出爲河内太守

何敞扶風平陵人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官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事每爭難不能盡得然多所全活焉敞初爲汝南太守疾文法俗吏以苛刻起名高在郡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吏案行縣屬顯孝弟有義行者舉寃獄輒斷以經義郡民化之出分者皆歸養父母追行喪服兄弟推財相讓修鯛陽渠民賴其利墾

田三萬餘頃人刻石頌德焉寶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以伐匈奴起第宅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

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魯恭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部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勅令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史共涕泣留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請受罪不問於是吏人懐服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中牟境者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肥親廉焉恭隨行阡陌間與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翾不去雉傍有兒與雉狎一小

捕親曰兒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謂

恭曰所以來者府公欲察君政迹也今蝗不入境

一異也雉不怛人二異也童子不攫生三異也久

留徒擾賢者遂還府白狀是歲嘉禾生恭廷中側

坐尹以徼勞恭曰君以名德久屈中年大化流行

天降休瑞應行而至尹甚嘉之具上書言狀帝大

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恭薦中牟生王方立徵用

與公卿所舉同擢徵恭爲侍御史累遷光禄勲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免復

召疏爭盛夏斷獄語具刑法志中

何武蜀郡郫縣人爲楊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前太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有所舉刺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决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得不死自是聖大慙服每武奏事至京未嘗不造門謁謝也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武奏事在邸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

意屬之顯以謂武武曰刺史古方伯上所委任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錫巵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數歲頃復失其母父無強近親女不賢翁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付之後婿不肯與兒劒兒詣郡自言求劒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翁手書顧曰翁智人也念女強梁婿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故與女實寄之劒

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言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劒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也悉取財與子曰敝女惡婿溫飽十歲亦幸矣論者大服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覩刺史決當云何須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爲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劒帶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鮑昱爲陽長縣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遂妊身有子

劉矩沛國蕭人爲雍丘令化民以禮讓有爭訟引使

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法不可試也使歸自思訟者往往罷去路不拾遺爲尚書令著亮直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令三子參豐欽悉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

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恭爲廷尉左監早卒恭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告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常銜寵及

帝崩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訟日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

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核於此少衰

陳忠沛國人曾祖父咸事哀平爲尚書有忠節父寵事肅宗爲廷尉上苛法議廣恩具前傳及刑法志忠世習法令常稱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毋以重

贖輒即匪蕤爲司空以經書傳法律爲任職有慶者也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

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决於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

曰善遷躬廷尉正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决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巳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

應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爲太山太守棄郡歸初安帝時河澗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凡爵列官秩賞

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罪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捐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

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

昌罪惡乞爲部從事窮察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市一境皆震

王渙廣漢郪人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任主簿鐔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爲溫

令縣多積猾惡擒治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
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
猛時施其寃抑久訟歷政不能斷及法理難平者
皆立剖洞得其精實京師以為神明病卒官百姓
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輒歸道弘農弘農人設
盤餐於道奠之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
至路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
枉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祀焉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求之
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以故字詡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永建初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

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用權請託詡輒案之屢寢不報詡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竊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司隸校尉虞詡

守法盡忠乃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乃入言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帝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

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訴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至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正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儁才官至上黨太守

史弼陳留考城人爲平原相云無鈎黨全善類者也

為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勅斷絕書問有一生持大閹覽書詣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寔佑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願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冤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爲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劭與同郡

人責郡邸行賂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惡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閎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惡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云

宋均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憲疑事數端帝以爲有大姦縛郎吏詰問諸尚書皆惶恐叩頭謝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正非義也具條上法疑事當刪狀帝善其不撓守河內政化大行

吳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閉閤自責然

後決斷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齊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布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性慚詣閤持衣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
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
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行市中道遇
客醉辱母長殺之祐呼謂曰若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忿白日
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若何長以械自繫
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哀矜恩無所施願
就死祐問長有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移安丘

逮長妻妻至解桎梏使同宿獄中遂娠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獨何以報吳君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幸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誓令兒報吳君也遷齊相大將軍冀表爲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祐力爭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草奏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

童恢字漢宗瑯琊如幕人也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

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陳蕃汝南平輿人所謂陳太尉也守樂安方峻不接賓客而禮下賢士郡人周璆行高潔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致焉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汙鬼神誑時惑衆者乎遂致其罪

陳寔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分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有刼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王暢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賈彪字偉節穎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

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

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穎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

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狠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

臣願駢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李膺字元禮穎川襄城人也爲度遼將軍聲振遠域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佑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幸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覲寶於楚昭奚恤擢以郡賢梁惠王偉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竝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

張敞於亡命絕前討閩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
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
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
師因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
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詰之
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
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於是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

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
久廢高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
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
聘問無狀嬰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
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
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
天下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
望内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惟神無事偃
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張儉事起收補鈎
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

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後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受以禮讓化鄉

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閒相曹鼎贓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

苑康字仲真初為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

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

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委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戸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

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
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
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聞其故嘗
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
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
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累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先
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
於交阯郡界人物無資貧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

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膚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
寶棄於溝渠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而王者取士宜拔衆之
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趍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
十卒於家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嘿
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初到
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鸞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

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
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
集志士交結之秋雖該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
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
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
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覽學畢歸
鄉里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

之異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巳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别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巳暴死有敎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巳殊無痛意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責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逃歸慶賓懼無以脫

乃認城外死尸貌類思安者詐稱爲人所殺迎歸葬見者莫辨又脅女巫楊氏弄鬼語具道思安被害饑渴之意誣訴同軍兵蘇顧甫李蓋於州二人辨不勝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去此三百里許比有一人寄宿夜語疑有異詰問其由乃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定人也時不敢匿欲送官苦見求稱有兄慶賓住楊州相國城內嫂徐氏脫矜愍而往家兄必重報若往不獲送官未脫君今亦有手足之意乎惠顧幾何且爲君兄弟啚

之矣慶賓悵然失色求少停當備財謝二人以告祟祟攝慶賓問曰汝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吏問蓋等何以自誣乃云不勝楚掠故也數日思安縛至祟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祟斷獄精審皆此類

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其藉背之物惠仕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令知主也羣下默然惠仕令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罪

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令功曹夜殺人斷頭着

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厚死者近問誰所殺

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考竟

高豐字文林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

縣僻勑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録見豐得文書閉獄

下籥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秉法馬騑驂御

所至理寃不遺遠邇此古聽斷所陌流愛甘棠者

也今乃遥召囚徒欲省吏繁毋論疎脫尤哀瘦損

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鄴獄

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待望朱軒廻輪孟遂到

鄴

黄昌為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盜客往捕録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讁作棧道以代民使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撾胡至於以杖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敬由編卷之二終